

## 乡音里的时光密码

代新萍(任城)

读初中时,我曾和一位外地落户的同学聊天。因她对济宁方言不熟,我说“你的本子掉就地(同“地面”)上了”,她听后笑了,说我说话“土”。从那以后,与人交谈我便有了顾忌,下意识避开家乡话,生怕被笑话。

后来,随着普通话普及,连我这个土生土长的运河边人,也渐渐疏远了那口从小就被视作“土气”的家乡话。

转变发生在一次去潍坊出差时。同行的朋友原籍潍坊,虽幼年即迁至济宁,仍能说一口流利的潍坊话。那时手机和普通话都不像现在这般普及,我出门就迷路了。站在街边,我向路人问路,可对对方热情的回应全是潍坊话,我一句也听不懂。

正茫然无措时,身后忽然传来一声:“你说的地方我知道,我带你去吧。”我猛地回头,甚至忘了称呼和打量,脱口问道:“你是济宁人?”异乡闻乡音,仿佛大海中望见帆影,长夜里

邂逅灯火。那是位五十岁上下的阿姨,衣着朴实,齐耳短发显得干练,脸上自然的笑容让人一见便觉亲切。

阿姨是来给儿子带孩子的,已在潍坊住了几年。遇见家乡人,她格外高兴,一路不住地问起故乡的变化。我们边走边聊,不觉已到酒店门口。阿姨挥挥手,留下一个微笑便离开了。我站在原地目送她的背影,抬头望了望天,心头忽然涌起一阵强烈的、近乎酸楚的思念——我想家了。“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那一刻,我才真正懂得了诗句里的重量。

从那以后,与人交谈时,我不再刻意回避方言。有时,我甚至会有意说上几句:“欢迎你们来俺济宁玩,别的不叨叨了,就跟搁自家一样!”不为别的,只为那份魂里梦里、土生土长的亲切,在舌尖上一次又一次,温柔地确认归途。

## 老院的二八大杠

付天伟(任城)

回到老院后,看着墙角的那辆二八大杠自行车,周身覆满了灰尘,锈迹斑斑的车铃像一个沉默的故人,呼唤着我的记忆。

那是十几年前,一个微雨朦胧的清晨,祖父将背着小书包的我抱上横梁,随着链条“嘎吱”“嘎吱”地唱着,很快便行过村路,到了学校。我奔向教学楼前回望,在同样的“嘎吱”声中,祖父的背影渐渐消失,那是我童年世界里可以移动的一座大山。

我以为,时光会一直如此缓慢。

后来,我用智能手机熟练地扫码、开锁、跨车、骑行,伴随着清脆的车铃声,穿行于车水马龙之间。红黄绿闪烁间,人们走向疏离。

小时候,祖父用二八大杠的钢铁身躯载着我,影响了我的一生。今天,我长大了,我会用新的方式,去传承祖父的坚韧,像他一样关爱家人,延续家风。就像此刻,清晨六点,我在厨房烹煮着肉粥,浓稠的汤汁溢满了我对家人的爱。曾经的祖父,也是这样和面、揉团、抻拉、下锅,再来点西红柿,便出锅了一碗香喷喷的早餐面。

天色渐暗,我要离开老院了。再次回望,夕阳西下,那辆二八大杠的影子拉得很长,我仿佛看到它与祖父的背影相重叠。今时今日,我不只是找到了这辆旧单车,更是突然意识到,我也应该为家人丈量路途了,就像祖父在时那样。

## 温柔的蝴蝶兰

谢迎(任城)

工作室的窗台上,新添了一盆蝴蝶兰,是七岁的小嘉谦自己坐电梯抱上来的。

嘉谦上二年级,是个独立性很强的小男孩。前几日,他比我早到十几分钟,见我不在,便自己坐电梯下楼,去找保安叔叔帮忙联系我。联系不上,他又敲开对面王阿姨的门,安安静静坐在那里等我。

我知道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后,心里一暖,连连夸奖。这么小的孩子,竟有这般沉稳与独立,我是真心地欣赏,也打心底里喜欢。

嘉谦妈妈在我眼里,也是一位特别美好的人。第一次听到她的声音时,我几乎不敢相信,这是一位有两个孩子的妈妈。她个子高高的,整个人清清爽爽,自带一股艺术气质,叫人一见便感觉舒服、心生好感。

这盆蝴蝶兰养得真好,藤编的小盆,素净雅致。叶子绿得发亮,像抹了一层油。花茎微微弯着,不张扬,不喧闹,一串粉色的花儿静静地开着。花瓣圆润,远远看去,像蝴蝶收敛了翅膀,安安静静栖息在枝头,散发着淡淡的暖意。

看着抱着花进屋的小嘉谦,我心里又是一暖。花好看,孩子很懂事,还有藏在花盆里那份珍贵的心意——眼前这盆粉色的蝴蝶兰,让我在这温柔的瞬间里,久久驻足。

## 微山湖畔的年

郑继武(微山)

微山湖畔的新年,不张扬,却自有一番沉厚的滋味。

除夕夜,家家户户都会在门槛前横放一根短木,老辈人唤作拦门棍。一棍拦门,拦去旧岁的风霜辛劳;一棍守家,留住来年的福泽绵长。这朴素的讲究,在湖边村落代代相传,成了独属于此地的过年印记。

灯火亮起时,奔波在外的人们终于围坐一堂。没有客套,没有喧嚣,久别重逢的情意,都化在一杯热茶、几句闲谈里。一家人守在一起,便是岁月最好的安稳。

团圆饭,是微山湖新年最深沉的暖意。长辈居中而坐,是敬重,

也是家风。地锅的锅沿蒸腾着热气,有人揉面擀皮,有人围坐包饺子,指尖起落间,把期盼包进圆润的褶子里。

夜深了,湖畔的灯火却迟迟不熄。孩子们嬉笑打闹,不知疲倦;大人们围坐闲话,说说收成,谈谈念想,屋里暖意融融,屋外鞭炮余味淡淡散开,湖水在夜色里静静流淌。

微山湖畔的年,没有过多排场,却有别处没有的味道。拦门棍守着家,鞭炮声辞着岁,水饺裹着暖,红包藏着爱。水乡村落的年,是规矩,是烟火,是团圆,是刻进血脉里的眷恋。

## 第一百零一次(外两首)

井源(任城)

第一百零一次  
看不到任何希望  
一次次努力尝试  
一回回败下阵来  
成功,似乎与  
勤奋和坚强毫无关系  
一百次的失败足以让人绝望

这里不相信眼泪  
哪怕是如注的汗流里  
掺杂着一滴  
也会把自己用拼搏  
刻下的痕迹  
融化得面目全非

还有什么可抱怨  
莫非真的想  
用泪水代替汗水  
还能想出什么理由  
所有的理由  
都在前一百次用光

唯有身陷绝境  
才敢逆流而行  
唯有历经磨难  
才能珍惜所赢  
胜利一定会出现  
也许就在第一百零一次

### 思无邪

竹林深处,晓月下  
老酒一壶,醉一曲琵琶  
红袖拂水  
宛若汀上蒹葭  
可曾记  
莽撞少年,仗剑天涯  
指点江山,一生戎马  
成也罢,败也罢  
了却多少牵挂  
是也罢,非也罢

忘了与谁画押  
老酒一壶,醉一曲琵琶  
欲说还休,不说也罢

### 红斗篷

当红斗篷劈开雪原的寂静  
风记住了你扬鞭的弧度  
那不是策马狂奔的姿态  
是大地与星辰的私语  
是炊烟在马蹄踏上  
敲出的温暖韵脚

镜头前,你是流动的火焰  
把杏花、蜂蜜与羊毛  
变成屏幕另一端滚烫的订单  
镜头后,你是沉默的树根  
把脚印扎进冻土  
让贫瘠的裂缝里  
长出春天的芽

有人说  
你是匹不肯停歇的野马  
可我知道——  
你把缰绳系在了百姓屋檐下  
暴雪压弯篱笆  
你是第一个踏碎冰凌的人  
孤寡老人的药瓶空了  
你是叩响门环的黎明

不必问你去往何方  
漫山遍野的杏花  
每一朵都藏着你的影子  
毡房外的溪水  
每一滴都重复着你的名字  
红斗篷从未离去  
它只是化作了千万匹马  
在牧民的梦中继续奔跑——  
一匹驮着春种,一匹驮着秋收  
一匹驮着孩子的课本  
一匹,永远驮着  
你未完成的远方

